

本期內容

◎ 心經 -----	1
◎ 《二十一度母禮讚文》(四) -----	11
◎ 菩薩莊嚴佛土否 -----	18
◎ 琴恩·史密斯 Gene Smith (1936-2010) -----	22
◎ 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 -----	26
◎ 《柔和聲》出刊方式改變 -----	28



心經

- 開示：宗薩欽哲仁波切
- 日期：2002 年 7 月 20 日
- 地點：台北

今天晚上我們要做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你可以當它是「不可能的任務」第三集。要在僅僅一個半小時內教授《心經》是個很大的挑戰，因為這部經正是一切大乘經典的精要，是佛陀智慧的具體呈現。因此要論述或闡釋它，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有時候，特別是這種非常良善的活動，如果我們開始了，它可能就會引導我們到更吉祥的狀況，讓我們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學習、修持「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是這部經的簡稱。「心」這個字是指某種事物的精華或精要之意，在這裡，我們所說的是智慧（*jnana*）的精要。梵文 *Prajna*（般若），大略可以翻譯為「超越的智慧」。

我們在這裡所談的不是世俗的才智，不是那種可以應付最困難的學科——像是數學或科學——的才智。我想，給大家一點「超越的智慧」的背景很重要。有人可能不解，如果它和世俗才智一點關係都沒有的話，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的智慧？它很重要，因為當我們有了「超越的智慧」時，我們的觀點會改變，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會改變。如果我們改變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們與世界的關係也會改變。而這麼一來，我們就會得到快樂。

我的意思是，即使「快樂」這個詞，我們認為它是什麼？今天我們定義的快樂，明天或許就不是了。西方人定義的快樂，未必是東方人的快樂。甚至在我們心續中，我們早上認定的快樂，到了晚上未必還是快樂。所以，這證明了除非我們改變看待事物的方式，我們所渴望的恆常快樂或永遠的快樂是無法實現的。

在我們進入這個極為深奧的主題「般若波羅蜜多」之前，我先舉個例說明我們改變態度的方式；而且不只是態度，還包括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事實上，這是聲聞乘的法教。通常，一般認為，我們看待事物時會犯三種錯誤：

第一，我們只把事物看成整體；

第二，我們把事物看成恆常的；

第三，我們認為事物是獨立的。

例如，當我們看著自己的手，我們只把它看成一個整體。或許你會問：「這有什麼大不了？」是的，這的確是很大不了的事。因為如果我們把手看成是許多部分的組成，也許我們就不需要買那麼多指甲油。

我們從未受過訓練，把手看成皮膚、血管、骨頭、血液等部分的組合。如果習慣於如此看待手，我們就不會執著。我們不只對外型（像手）如此，在每一件世俗的溝通與事物上，我們都犯了這樣的錯誤。我們總是將事物概略化、一般化，例如：「所有的西藏人身上都有氣味，因為他們從不洗澡」。我們從不將事物拆解成各個部分，但這就是人心運作的方式。因此，即使看著一位特定的人，我們還是對他的種種一概而論——他的外貌、他的態度、他的特質，我們將每件事都概略化。

聲聞乘行者禪修的時候，訓練自己將世界想成、看成各個組成的部分。看到漂亮的人，由於我們只會將它視為整體，我們就會想「他或她真漂亮」。但是受過訓練的人可能不這麼看，因為他們會看到組成的部分。當我們看到事物組成的部分，像血液、血管等，我們

幾乎不可能產生貪欲，不可能感到渴求。我想這些聲聞乘的人即使和你握手的時候，都可能有一點尷尬，因為他們受過訓練的心會這麼想：「我跟某人的皮膚、血液等東西在握手。」

接著，第二種錯誤是，當我們看著這隻手，我們會認為它和昨天的手完全一樣。這是很大的障蔽。即使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昨天和今天之間已有許多改變，你的皮膚已經老化了許多。不了解這點，導致我們去做整形手術，使用各種保養乳霜……等這類的事情。

因為不了解無常——萬事萬物都在改變，所以譬如說，像我們的友誼，我們認為昨天他是我的朋友，因此今天他也還是我的朋友。這就是我們的錯誤，因而就會有那種理所當然、盲目的狀況。看看我們的家庭關係：當兩個人在一起一、兩週之後，我們就會認為彼此理所當然應該如何。這是因為你有這種錯誤〈第二種錯誤〉，以為事物不會改變，所以認為他（她）還是你結婚時的同一個人，但事實並非如此。每一秒鐘，每一瞬間，一切都在改變。不了解這樣的事實，導致我們失望連連，因為我們有那種完全盲目的期待。

第三種錯誤是，我們認為事物是獨立存在的，但事實不是這樣。這隻手相當依賴於食物、環境等各種境況。現在我有隻完好的手的這個事實，是先前我關上計程車門時足夠謹慎之故。由於我的謹慎，因此我的手還保持完好無傷。基本上，我們的生命就像是懸吊在半空中。好比我們從懸崖墜落，正好有一株小草，我們就緊緊抓著它——我們的生命事實上依賴著許許多多的事物。

現在你可能會問，這有什麼錯嗎？依賴其他事物不是什麼大問題啊。不是這樣的。這是個大問題，因為首先你必須得到它。你想依靠的任何東西，你都必須去取得，而這要付出許多努力、投入許多精神。最後如果你終於得到了，那時，你想要的東西可能已經改變性質了。譬如說，我們需要某種治療，然而一旦我們終於進行治療時，這個療法可能對我們沒有效果了。因此，認為一切事物獨立存在——例如：我的手是獨立存在——是最大的錯誤之一。

具足這種認知——我的手不是一個整體，而是由部分所組成；我的手不是恆常不變的；我的手是依靠其他事物而存在的——這樣的心，就是我們所謂的「般若」，就是智慧。因此大家現在知道，當我們談到智慧時，我們並不是說具有某種神通力，因而能讀到別人的日記；瞭解「實相」，就是般若。然而，現在我們談的是〔神通力〕那種智慧嗎？不是，因為我們談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它是更超越的，甚至超越了我們剛才所說的這種〔瞭解實相的〕深奧的心。總之，這是大乘佛法的自我吹噓，讓我們來看看它是否說得通。

我們現在說的是最高形式的智慧。為了讓大家瞭解這一點，我要引述月稱菩薩的話。他說：「不智者，造作惡業，而墮地獄。」接著他說：「不智者，造作善業，而升天界。」

然後又說：「智者，超越善惡，而得解脫。」這種類型的心是我們在這裡所說的。（譯注：可參見《入中論·菩提心現前地》偈頌 6-42 前三句：「故見苦果由黑業，樂果唯從善業生，無善惡慧得解脫。」）

龍樹菩薩曾以偈頌禮讚佛陀，他說：「我禮敬您，一位宣說涅槃的人。但是，並沒有離於輪迴之涅槃存在；輪迴之不存在，即是涅槃。」這種心就是我們在這裡所談的。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Prajnaparamita Hridaya Sutra)》的「Hridaya」是「心」或「精華」的意思。它不只是一切大乘經典的精要，也是所有般若經中最簡短的一部。比較大部的版本有十二函的（譯注：《般若十萬頌》）、八千頌的等等。這部經文的來源，一般相信是龍樹菩薩由龍宮所帶回來的。

這裡我要請大家注意，因為有人可能認為這只是舍利弗與觀世音菩薩之間的討論而已。那麼，為什麼它被認為是一部「經」呢？

當佛陀在靈鷲山時，入於甚深的空性禪定。當時，觀世音菩薩摩訶薩也安住於空性三摩地。接著，由於佛陀的大悲力，舍利弗向觀世音菩薩提出一個問題：眾生如何修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之道？所以是佛力的加持，引起舍利弗的好奇心，因而我們得以將它歸類為經典——佛陀的教法。佛力加持，這點相當重要，因為一般相信，不論你到達聲聞乘的什麼果位，你都無法理解像觀世音這類大菩薩的三摩地。但在這裡，舍利弗似乎瞭解觀世音菩薩的心的狀態，這是由於佛力加持之故。

接著，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告訴舍利弗，「想要修持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之道者，應該如是做……」。由此，我們開始正式的教授。我想大家都已注意到，在許多大乘經典裡都先有一個總結，接著是一個較大的總結，然後是更為廣大的總結；所以，這看起來有許多的重複。

首先，觀世音菩薩總結地說，五種積集（蘊）全都是空性（五蘊皆空）——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之道的修持者應如是見。這是第一個總結。接著，再延伸一點：形色即是空性，空性即是形色；形色不異於空性，空性不異於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等等。

這裡，我們稍微討論一下。可能有人會問：五蘊有什麼了不起？形色（色）又有什麼重要性？為什麼不說高山、流水或其他一些更具體、更重大的東西？我的意思是，待會你會聽到更詳細的解釋，像是：沒有耳朵，沒有鼻子……（無眼耳鼻舌身意）。為什麼不說沒有頭就好了？這種解釋方式必定有個目的。可惜的是，我們可能無法全部講完。

爲什麼談五蘊？五蘊當中爲什麼先談「色」？這是非常有趣的。我會簡略地翻譯龍樹菩薩很著名的一首偈頌，好讓我們用平常的口語來理解。問題是，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也許更好一點的說法是，什麼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應該擁有的？如果你正好在觀世音菩薩和舍利弗的討論現場，答案很明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有樂趣，要快樂。所以，在我們和佛、觀世音菩薩、舍利弗之間，關於什麼是人生的目的是沒有爭議的。

那麼，爭議起於何處呢？我們相互之間對於如何獲得那個快樂有很大的歧見。他們認爲，我們試圖營造快樂的方式，正好是導致我們痛苦的方式，正是導致我們痛苦的因。我們非常努力的在生活中獲得快樂——最快速、最方便、最好用等等。基本上，我們在各個層面都嘗試要獲得快樂。但所有的一切，不論是經濟、科學、政治體系，都沒有帶來快樂；如果有，也很短暫。因此，我們來問他們：這樣的話，我們要如何才會快樂？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應該唸誦「揭第·揭第·波羅揭第·波羅僧揭第·菩提·薩婆訶」嗎？

這當然是可以的。但在這之前，有些東西要先解釋。在我們想到快樂的因之前，我們先思惟是什麼造成我們痛苦。於是他們做了分析，獲得這樣的結論：造成我們痛苦的唯一原因，就是對自我的執著。而且，如果自我確實存在，我們對這個自我產生執著，這樣還可以理解；但問題是，這個自我根本不存在，而我們卻那麼執著它——這是最荒謬的事了。我們執著於某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到這裡我已經把你們搞糊塗了。你會來跟我說：「嘿！我在啊。我在這裡，在聽你說話啊！」所以，「存在」與「不存在」這兩個詞彙是我們需要仔細思惟的。我們只是如標籤一般地存在而已，不多也不少；只是個標籤，像「烏龍茶」，或「加拿大冰河水」，就像那樣。自我，它是個標籤。當然，似乎這還不夠，我們還爲自己取個名字，像「Jimmy」。當然，接下去還有，好比「Jimmy 的店」，或是印張名片，上面寫著「Jimmy 集團董事長」或是某某總裁。這還沒完，你的所有大學文憑，框裱起來掛在辦公室牆上。還有，我們花許多錢雕刻印章。像這一類的事情全都是標籤，而我們如此地執著於這些東西。不管你的印章是刻在犀牛角上還是刻在蘿蔔上，事實上沒有太大差別。但因爲我們發展了這種對自我或名字的執著，它對我們還是有那麼一回事。

如果你看看這世界上的痛苦——我是指宗教爭端、國族爭端、家庭爭端——每件事都是來自這個對自我的執著，而這個自我只是個標籤。標籤要有個地方貼，對不對？好比有個瓶子，你在上面貼個標籤。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將標籤貼在什麼東西上面？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提出五種東西：五蘊。五蘊是我們把它標示爲「自我」的五組現象。因此，在一開始，觀世音菩薩要談被貼了標籤的東西。

五蘊是被貼上標籤的現象。先前我們談到手的時候，跟這個有點類似。我們看到這隻手的外型，它由許多部分組成，它們的本質是不恆常而且有依存性。而我們把它標示為「手」，我們也執著於這個標籤——「我可憐的手」、「我漂亮的手」，沒有人說「我漂亮的血液」、「我漂亮的皮膚組件」。我們執著於一個標籤——手。

月稱菩薩在他的名著《入中論》當中，對此有廣泛的分析。他說到我們所謂的「七相推理」，那是對於四輪馬車的七種分析方法。或許「四輪馬車」有點過時了，我們可以用汽車作例子。以汽車來說，我們看到的是許多零件——螺絲、引擎、線路；只有當它們組裝在一起，運作起來像一部車，我們會說，好，這是一部車，這是我的車。接著，當然，有勞斯萊斯、賓士、BMW 等各種廠牌；我們也越來越執著，我們擔心車子會被刮傷等等。

五蘊是什麼？形色、感受、認知、造作、意識（色、受、想、行、識），是吧！當我們說「我」的時候，我們是指著五種或至少其中三種說的，於是產生了「我」這個標籤。請大家想想部分和整體，「我」是用來描述整體的用語——我們又在看整體了。當我們說「我在戀愛」，我們又在指我們的標籤。沒有人會說「色在戀愛」、「受在戀愛」、「想在戀愛」、「行在戀愛」。

就連五蘊本身還可以各別地加以分析，如：色即是空。當我們談到「色」，再度的，我們又在概略化了。什麼是「色」？是顏色嗎？是形狀嗎？是大小嗎？是方向嗎？然後我們將它切成片段，來檢視我們稱之為「色」的東西到底是什麼。於是我們會明白，沒有真實存在的「色」，「色」只是一個標籤。這就是「色即是空」的意思。

接下來是「空即是色」，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不應漏掉。許多人漏掉這個部分，許多人會想：「佛教徒說一切是空性，但我仍會頭痛，一定有個『人』在頭痛，那是什麼？」

當我們說「色即是空」，我們並未否定「色」，我們不是把「色」放進火裡燒掉。當我們說「色即是空」，我們不是要讓「色」消失；這一點很重要，一定要明白。因為如果是的話，我們等於間接地說有個可以被摧毀的「色」存在。因此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們並不捨棄形色。

更進一步說明，就是「色不異空」。並不是說先有一個形色，然後當我們開始持咒，它就變成空的。不是這樣。從一開始，形色就不異於空性。這就如同海市蜃樓一般，當你看到海市蜃樓，你認為那是水。你告訴自己那裡沒有水，但這並不否定有水的顯相，你仍然看到那裡有水。「空不異色」則是更進一步說明。同樣的，受、想、行、識，都應該這樣去理解。一切現象都是空性。依照大乘佛法的哲學，一切現象都包含在五蘊之中。

現在，我們做更深入的解釋。一切現象沒有「性相、特性」（諸法空相）。從這每個詞彙衍生出許多的釋論。譬如「諸法空相」，針對這一點大概就有超過十函的釋論和注解，我們大略的解釋一下。

通常，當我們闡述一個人或一件事物的性相或特性時，我們認為那就是唯一能定義這個人或事物的最終特質。這跟我們稍早談過的邏輯相同：不論你在定義什麼，不論你建構什麼性相或特性，你看著的是整體。然而事實上，你所看到的是某個具有依存性而且非恆常的東西，因此不存在那種絕對、不變的性質。即使在世俗的層面我們會說：「喔，他的個性就是那樣。」好像我們知道這個個性永遠不會改變似的，可是誰曉得？甚至在你這麼說的當下，他已經改變他的特性了。

接下來，一切事物是無生的（不生）。這是大乘佛法的另一個重要觀點。在這世上，有三件事情事關重大，而且它們同等重要。但其中有一件是許多哲學家、宗教人士和科學家思惟、談論最多的，那就是：事物從哪裡來？從哪裡開始？大爆炸嗎？多少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的答案都有。事實上，大部分的主要宗教正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而開始的——創世紀、起源、演化的問題等。從究竟的觀點，大乘佛法說，一切事物是無生的。

你可能不解，為什麼？那這裡的這些事物是如何產生的？〔大乘佛法會回答：〕相互依存的事實（緣起），就如同左與右——有右，因此有左。如果從無始以來沒有右，也就不會有左。事物是緣起而生的，並沒有最初、獨立、恆常、究竟的「生」。因此說一切事物「無生」。

因此，也沒有終止（不滅）。如果有究竟的生（起始），才會有究竟的滅（終止）。

接下來是「不垢」、沒有染污。這是大乘佛法另一個重要的觀點。大乘佛法不相信原罪，因此，大乘佛法不相信天譴。你可能會問：那業報又如何解釋？相對上而言，大乘佛法相信因果。如果你放一個蛋在水裡煮，如果沒有東西來阻礙它，你沒有選擇的餘地，蛋一定會煮熟。這就是因果。因此，所有這些狀似染污的心續，諸如嗔恨、忌妒、驕慢等，究竟上都不實存。

這是很重要的。這麼說吧，假設你相信究竟上嗔恨是存在的，那麼你對它就無能為力，根本就不需要去改變它。但事實是，舉例來說，憤恨會來也會去，它依存於事物，必須有原因與條件才能使你憤恨。早上我們憤恨，但晚上沒有，所以我們知道憤恨不會常駐。所

有這些都證明了憤恨不是究竟的現象。而既然沒有究竟的染污（不垢），也就沒有染污的解除或清淨（不淨）。

另一個重要觀點，我們稱爲佛陀的「獅子吼」。佛陀常說，作爲佛教徒、佛法修行者，一生最大的挑戰與障礙就是佛教本身；只要你還受制於它，你就尚未獲得解脫。由於染污在究竟層次上不存在，因此，當我們在這個不圓滿的世界中流轉時，在究竟層次上，我們的本性不會越來越差（不減）。由於染污不存在，我們的真實本性不會退損墮落，因此證悟功德也不會增加（不增）。

以上是一個層次的詳細說明，接下來是另一個層次的闡釋。

因此，舍利弗，空性沒有形色、沒有感受……一直到沒有意識元素（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乃至無意識界。）聽聞這些之後，在諸位成爲悲觀的存在主義者之前，讓大家問幾個問題。

問：大部分佛教徒都知道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主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在日常生活當中，當狀況來的時候，我們卻不知如何處理。我們應如何依照佛法來處理這些狀況？

答：這就是我一開始時所解釋的，要改變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改變我們的觀點其實就是行動中的禪定。像稍早解釋過的，你可以從手開始。從現在開始，當你看你的手時，不要把它看成整體，不要看成獨立的、恆常不變的；這樣一定會改變你的態度。這樣修持一個月後，我會很想看你買什麼樣的護手霜。這並不意味你會停止買護手霜，說不定你會買更多，但你的態度會不同了。需要改變的是你的態度。色即是空，這樣就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果是這樣，爲什麼一開始觀世音菩薩需要進入三摩地？爲什麼他必須進入三摩地來說這些呢？

答：這是一個序幕。這裡舍利弗扮演的是配角——占下風的角色。他們在演一場大戲。我個人相信，佛陀、舍利弗和觀世音菩薩都是相等的，但爲了像我們這種人，必須有人來討論這些問題。因此，舍利弗扮演配角，問道：「你在做什麼？」接著，觀世音菩薩就配合演出。然後，最後結尾高潮，佛陀說：「善哉，善哉，」好極了。

問：仁波切可以再詳細解釋，爲何佛說佛教本身是佛教徒最大的障礙？

答：就像搭船到對岸；如果到達了對岸，你就應該下船。但這是很困難的，因為身為佛教徒，我們熱愛佛教。我們甚至沒有瞭解到，佛陀不是一位佛教徒。

我們繼續。沒有無明，因此沒有無明的結束；沒有死亡，因此沒有死亡的結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這是很重要的陳述。

延用相似的邏輯來推論，我們極為懼怕的這個「死亡」是什麼？死亡是一個大標籤，我們把它貼在某個「未來」將會到來的東西上。但它不是在未來，我們現在就正在死亡，每一分每一秒，我們都在死亡。而這當下的死亡，我們稱為「活著」。我們所謂的「改進」，「喔，過去你很任性，現在你改進了」。所謂的「改進」，所謂的「畢業」，所謂的「變成熟了」，這些都是很欺騙的字眼。「改進」的存在，是有人正步向死亡、正在變化、正在這裡死去的活生生的證明。然後我們相信有一天我們會上天堂，那裡永遠不會死，是死亡的結束。然而，由於大乘佛法不認為有究竟的死亡（無老死），因此沒有死亡的結束（無老死盡）。

接下來的內容，實際上我們已經談過一些，那就是「道」——四聖諦。連四聖諦也不存在（無苦集滅道），因此沒有般若智慧（無智）。這是否令人難以置信？這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智慧的精華。可是在這裡，他說沒有智慧，因此沒有什麼可以獲得的；沒有「獲得智慧」，因此也沒有「未獲得智慧」（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因此，對菩薩來說，沒有究竟要獲得的東西，而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安住於般若智慧」；因此，菩薩沒有畏懼。沒有東西要獲得，我想，也沒有東西會失去，因此沒有恐懼（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全都是修持此道（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現在試著濃縮地說。因此，任何認真追尋覺悟之道的人，必須思惟如是修持。這時，佛陀從定中起，讚美地說：「善哉！善哉！」以此確認了觀世音菩薩的話語，「『般若波羅蜜多』應該完全依照觀世音菩薩所說的來修持」。於是，所有弟子、天、人、阿修羅，一切會眾都法喜充滿。

就像我在開始時說的，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但是，我想像著，兩千五百多年前，在一個稱為靈鷲山的地方，在一場菩薩的集會裡，許多僧侶圍繞著這些菩薩眾；佛陀在那裡，觀世音大菩薩在那裡，舍利弗也在那裡，想像他們討論著最深奧的實相。現今某些物理學家與科學家才開始有點體驗，並認為是他們自己發現的東西，其實兩千五百多年前已在討論；這真是令人難以想像。當世上其他的人都崇尚規矩秩序，像是上帝、信奉上帝、行爲、行爲良善就不會下地獄；或像孔子崇尚秩序、規矩與尊師重道等；在這裡，這個集

會談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這是一場大革命。所以，雖然我們今晚所做的是某種不可能的任務，但我要說，今天這個聚會是對兩千五百多年前那場精彩集會的紀念。

我知道今晚在此沒有舍利弗扮演愚者，觀世音菩薩扮演達人，以及佛陀扮演智者，但至少我們在效法他們。就像有時我們會憶念喜愛的人，我們許多人都是佛陀的追隨者，因此偶爾憶念佛法的集會應該是我們的榮幸，尤其是這場〔《心經》的〕集會。如果今天真有什麼福德，我們應該迴向世界和平。世界和平可能無法全面達到，但可能可以局部的達成。尤其是，也要迴向給這個島嶼，希望她合諧舒適。也迴向給所有工作人員，由於他們的努力促成了這個集會的成功。希望諸位下次能再有類似的集會，但能有更好的人來參與，而不是像我這種人。最後，我想我們該出去開心一下了。

〈陳志銘翻譯，「西遊翻譯小組」審定。〉

編按：長久以來，宗薩欽哲仁波切在世界各地的教授翻譯為各種語言時，都經過一定的編審流程，翻譯為中文也不例外。如今，仁波切正式給予中文翻譯小組一個名稱——「西遊翻譯小組」。爾後，經由「西遊翻譯小組」審定的文章，將會刊登在「悉達多本願佛學會」網站或「正見」網站上。當有新的文稿完成上網，我們也會發電子郵件通知您。



回目錄

《二十一度母禮讚文》(四)

- 開示：堪布彭措郎加
- 日期：2009 年 1 月
- 地點：台北悉達多本願會

功德和利益

下面開始講述《二十一度母禮讚文》的功德和利益。

**恭敬聖母具淨心，若能至誠而禮讚，
黎明起身而念誦，憶念皆可得無怖。**

最前面的兩個偈句：「恭敬聖母具淨心，若能至誠而禮讚。」「聖母」就是代表度母。一個人若是對度母具有真正的恭敬心，具足了清淨的心，就表示這個人具足智慧。他若能非常真誠地禮讚二十一度母，真誠地對二十二個偈頌所代表的二十一尊度母進行禮讚（禮讚文說起來有二十一個偈頌，但加上開頭的總讚頌，實際上共有二十二偈），就可得到以下所描述的一切功德利益。

接下來二個偈句：「黎明起身而念誦，憶念皆可得無怖。」這是什麼意思？如果一個修行者主要是爲了今生的生活無所障礙，沒有任何來自地、風、水、火等等的怖畏，沒有任何疾病、災殃、魔障等等，他應該要在凌晨起身，然後於自己面前虛空中觀想念怒尊的度母，同時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

如果想要擺脫未來世的痛苦，比如地獄、旁生等三惡趣的痛苦，或者想要投生天人善趣，或希望得到出離輪迴的寂靜果，就應該在黎明起身，觀想在自己面前虛空中出現寂靜尊的度母。然後藉由觀度母的身相並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就可以解除一切怖畏。不單可以解除今生的怖畏，來生的怖畏也都可以得到解除。

**一切罪業皆熄滅，一切惡趣皆摧破，
可得七千萬佛陀，迅速前來賜灌頂。**

「一切罪業皆熄滅，一切惡趣皆摧破。」所謂的「一切罪」包括了五無間罪等非常嚴

重的罪業，也包括了殺、盜、淫、妄等等罪業。總之，只要能够憶念度母，只要能够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所有傷害他人的行爲與心念、傷害之因、罪業之因，都可得到熄滅。

既然罪業之因熄滅了，那麼罪業所帶來的果報，比如來世會墮落到地獄、旁生、餓鬼等惡趣的這些果報，也全都被摧破。所以才會有「一切罪業皆熄滅，一切惡趣皆摧破」這樣的描述。

接下來的兩句：「可得七千萬佛陀，迅速前來賜灌頂。」意指如果這樣一個修行者，觀想度母的身形，然後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就可得到七千萬佛陀前來爲他灌頂。

所謂「七千萬」，顯教與密教的計算方法會有差別。這裡按照密教的計算方法是七百萬，如果按照顯教的說法就是七千萬這個數字。無論如何，如是無量的佛陀來到了修行者面前，賜予他灌頂。

如果從無上密的角度來說，就代表獲得寶瓶灌頂、秘密灌頂、智慧灌頂、第四灌頂等四種灌頂。如果按照事部來說，並沒有這種四灌的說法，而主要是水灌頂和佛灌頂。這種灌頂是用有佛形像的寶冠戴在修行者的頭上。在事部並沒有提到「五方佛灌」這個名詞。

總之，只要你能對度母的身形有很好的觀想，而後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就一定能够非常迅速地得到諸佛前來對自己授予灌頂。不僅如此，而且當這個修行者後來證到十地菩薩，緊接著要證佛果時，也可親見七千萬佛前來爲他賜予大光明灌頂；這種大光明灌頂在顯教經典當中也有描述。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的話，只要能够很好地觀修度母的身形，然後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暫時可以證得十地，最終可以證得圓滿佛果。

可得不斷之增上，究竟可至佛陀果。

接下來兩句話：「可得不斷之增上，究竟可至佛陀果。」這「不斷之增上」表示從此生的當下開始，只要能够觀修度母，能够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那麼暫時地，你可以在人生的未來得到比現在更多的享用、更大的威德、更強的勢力、更多的財富、更長的壽命等，一切暫時的利益全部都能獲得；乃至究竟可以得到佛陀的果位，這點在剛才已經說過了。

**或中強力之毒者，若頑固毒變異毒，
不論誤飲誤食毒，憶念自可全清除。**

接下來是「或中強力之毒者，若頑固毒變異毒，不論誤飲誤食毒，憶念自可全清除。」
「強力之毒」代表什麼？就是煩惱毒，就是非常難以斷除、令眾生進入輪迴而飽受各種各樣無盡痛苦的毒，亦即貪、瞋、癡、慢、疑等煩惱毒。一個真正修持度母、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的修行者，其相續中的強力之毒都可得以滅除。

或者此生當中，一旦碰到就會令自己喪命或產生嚴重病痛的頑固毒，比如存在於地、水、火、風等等當中這些屬於外部的毒；或者會發生其他變異的毒；或者可以行走的毒，像是蛇毒、蝎毒、蜘蛛毒等；只要能夠憶念「除毒母」的身相，念誦「除毒母」的偈頌，或者念誦二十一個偈頌，不管是頑固毒還是變異毒，不管是因為吃了、喝了或接觸到這些毒，肯定都可以清除掉。

邪魔、疫癘或因毒，所遭諸苦皆斷除。

下面一句話：「邪魔、疫癘或因毒，所遭諸苦皆斷除。」所有這些苦，比如天魔、龍、鬼等等所造成我們身體的苦，比如各種傳染疾病、疫癘所帶給我們的病苦，或者因為毒造成我們喪命或產生嚴重疾病的苦，一切的苦都可以因為觀修度母或者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而得到清除，我們可以因此而得到安樂。

**他衆生亦得如此，若念二三又七遍，
欲求子則可得子，欲求財則可得財。**

那麼「他衆生亦得如此」，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前面說過，如果自己透過觀想度母的身形或者念誦二十一度母的偈頌，可以得到上述各種功德和利益，那麼其他的衆生，比如你的師祖或其他任何衆生，如果你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而代替他們觀想度母或念誦禮讚文，那麼就像我們自己一定可以得到上述的功德和利益一樣，對方一定也可以得到上述一切功德。

例如，別人拿著一些供養品，請你幫他念度母，只要你這樣做了，他也一定會獲得同樣的功德利益。或者說，只是自己念誦了，然後回向給別人，那麼別人所得到的功德利益也完全是一樣的。

下面「若念二三又七遍」，這句話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所謂的「二」是把一天

分成晝夜二時，所謂的「三」是把晝分成三座、夜分成三座，所謂的「七」就是每一座都要念七遍。也就是說，白天共三座，每座念七遍，總共念二十一遍；夜晚共三座，每座念七遍，總共念二十一遍。這是第一種解釋。

第二種解釋是按照目前大多數的儀軌而說，亦即按照從阿底峽大師所流傳下來的度母儀軌而說。一般是這樣念誦：先念兩遍，然後進行供養；再念三遍，再進行供養；最後再念誦七遍，總共念十二遍。這是目前大多數人採用的度母儀軌念誦方法。

接下來的「欲求子則可得子」這句話，所謂「求子」、「得子」也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自己血脈之子，亦即透過自己念誦或幫別人念誦，沒有子女的人若想求得血脈子女，一定可以獲得。這是第一種解釋。第二種解釋，比如對於一個喇嘛上師來講，如果他希望得到一個真正傳承自己法脈的法子，藉由祈請度母、念誦二十一度母的偈頌，自然可以得到能夠聽聞並傳承自己的佛法的法子。這一句話包括了這兩種意思。

「欲求財則可得財」，這句話的意思很明顯，如果一個人本身沒有財富，只是一個貧困的人，而他希望獲得財富，那麼只要他能夠對度母進行祈請、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他就可以相應地獲得自己所求取的財富。

一切所欲皆可得，魔障全無各個滅。

最後的兩句話：「一切所欲皆可得，魔障全無各個滅，」這代表什麼意思？透過觀想度母、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不但可以獲得上述所有功德利益，而且暫時上來講，只要這個人此生有任何所求，不管欲求是大是小，只要他在心中念想自己的欲求，然後觀想度母，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欲求就一定能夠得到實現。他也可以如願於來生獲得解脫與一切智果位，或者如願於來生到達觀音、度母剎土。如果他希望來生去到任何一個清淨剎土，也都可以實現。也就是說，他的一切欲求都可以得到滿願。

不但如此，通過他的祈請、發願，所有魔障也都能夠消失不見。假如出現任何一個魔障，比如以前經由祈請或念誦，所有疾病全都消失、全都治癒，而未來如果遇到新的疾病，只要再次念誦、觀想和祈請，所有的魔障也都可以一一消滅。

後面這個偈句描述的就是：一切願望都可以經由觀想度母、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而得到實現。

講到這裡，《二十一度母禮讚文》的內容就全部講解完畢。

我再簡單地總結一下念誦方式：在自己面前虛空中觀想度母的形相，然後按自己的計劃念誦二遍、三遍或者二十一遍《二十一度母禮讚文》，念誦完之後，再念一遍功德利益。一切念誦都完成以後，觀想度母化光融入自己和一切衆生的身體當中，最後回向。如果要配合儀軌來進行念誦，就視各個儀軌的要求，不用按照這種簡單的方法念誦。

現場問答

問：請問堪布，講解「若念二三又七遍」時，您說念完兩遍作供養，念完三遍再作供養。而剛剛您做總結時，並沒有再提到念誦完之後要供養。如果我們不按照某個特定儀軌念誦二十一個偈頌，還要做三次供養嗎？

答：如果是日常簡單的念誦，可以不用進行供養。如果是配合相應的儀軌，按照儀軌的要求進行供養就行。

問：請問如何觀想度母形象？

答：可以按照佛度母像的形象去觀想。如果對觀想不太熟悉的話，可以先看看佛像或者唐卡、照片等。看熟悉了以後，就在自己面前的虛空中，按照自己所看到的佛像、唐卡、照片的形式觀想。然後慢慢把用顏色畫出來的佛像，轉變成像是一尊活生生的本尊。然後慢慢又轉變為不是一尊簡單的、具備心識的、活生生的本尊，而是具備智慧的智慧尊。然後再慢慢轉變成如同虹彩一般，雖然顯現，卻不是真實的；雖然不真實，卻活生生地顯現的本尊。應當慢慢地一步一步發展自己的觀想。剛開始的時候，可以藉由觀想佛像、畫像或者照片，幫助自己進行觀想。

問：文章中的功德利益是真的嗎？是不是一念就可以得到？

答：關於功德和利益，一般情況下有兩種解釋方式。按照顯教經典的解釋，比如顯教的經典當中經常會說，念誦一遍一尊佛的名字，只要這個佛的名字進入了衆生的耳朵裡，所有聽到的衆生都會成佛。按照事部的說法，比如念誦一遍明咒，就可以得到長壽，乃至可以成佛等等。

關於功德和利益的說法非常非常多，但這些說法往往並不表示一定在此生就能夠實現。這一切功德和利益，很多時候會出現在來生。同樣的道理，度母的功德和利益，如果你念誦《二十一度母禮讚文》或觀想度母，這種功德和利益在此生當然可以出現，但也有可能會出現在來生。比如驅除疾病、驅除障礙、解除各種各樣的毒等等，這一切功德和利益並不是念了就立刻出現，不是這樣子的。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頭痛藥的介紹上面都會說，只要頭痛，吃這個藥就會解除頭痛。但是，假如一百個人同時吃頭痛藥，並不是一百個人的頭痛都能夠解決。大多數人都會有用，但是個別的人雖然吃了頭痛藥，頭痛還是存在，或者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會消除。度母的功德和利益，其實也是這樣，並不是在你念修的當下，在你念修的這一生，馬上就能夠全部出現，但是未來一定會全部出現的。

問：修這個法一定要吃素嗎？

答：如果是配合儀軌來進行念誦，儀軌中若要求素食、不能食肉，就一定要吃素。假如不是配合儀軌進行念誦，並無規定不能夠吃肉。

問：剛才講功德利益的時候說度母那麼厲害，又說功德利益可能會出現在來生，那麼如何才能讓功德利益很快地表現在今生今世？

答：快速的方法是有的，是什麼方法呢？如果晝夜任何時間，在行住坐臥一切時中，都能夠毫不忘失度母，都能夠以非常強大堅定的信心憶念度母，那麼不用說來生了，也不用說不遠的將來，你一定會在一個月內，在你的夢中見到不一樣的景象。

問：為什麼有人念誦、修行了很多，却沒有出現什麼利益？

答：我們現在所謂的修行方法，比如念誦度母的方式，往往是當我們坐下來時候；當我們端坐念誦時，可能還真的會生起比較強大的信心，比較能好好地念誦。但是一旦下座以後，我們馬上就開始胡思亂想，信心、注意力等就完全散亂了。這就相當於，當我們念誦、修法時，是在給繩子上勁，但是當我們下座以後，又在給繩子鬆勁，因此繩子怎麼都無法纏緊，怎麼都無法做好。類似這種比喻，不管你怎麼做，哪怕費了很久很久的時間，但仍然不可能成功，不可能見到度母，不可能得到功德和利益。之所以很長時間都沒有利益，原因可能就在這裡吧。

問：是不是我們的罪業障礙太大，功德和利益才不容易出現？

答：如果從最初的實相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的心是具足一切智慧和功德的，是具足一切智慧和大悲的。當我們的妄念產生得越來越多的時候，這些妄念就障礙了我們的智慧和慈悲。因為這些妄念對我們智慧和慈悲形成的障礙，當我們修行時，就很難修出成就的徵兆。如果能夠藉由修行止觀，尤其是修「止」，把自己的妄念慢慢打消，哪怕你沒有修行出世間法，只是修行世間的「止」，你也可以獲得比如神通等各種各樣的功德和利益。尤其是當你獲得無念的「止」的時候，你本來的功德就會逐漸顯現出來，

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當你能够有很好的「止」，能够慢慢地把妄念打消，能够善加精進的時候，這時你去觀修度母、念誦度母的禮讚文，那麼所有的功德利益一定能够出現，這是根本不用說的。

問：爲什麼本尊會是這樣那樣的模樣呢？

答：作爲一個本尊來講，她就好像我們讀到的文字一樣，文字能够帶讓我們明白文字背後的意思；而本尊的形相，其實也是爲了表示深奧的法義而顯現的，因爲所表示的法義不同，所以她的身相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差異。並不是外部有因爲業果等原因而出現真真實實存在的各種不同本尊、智慧尊，這樣的智慧尊根本不可能存在。

比如一個本尊，你看到她有六隻臂膀，那麼她代表什麼？她其實就代表成佛的六度。一般情況下，我們很難直接明瞭六度的意思，所以本尊以六隻臂膀的形相出現，我們一看到六臂，緊接著就會想「爲什麼她有六臂？」最後明白，原來六臂的意思是告訴我們，要想成佛就要修六度。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就走上了修行六度的道路，最終我們就能够成佛。所以，任何本尊，儘管身形有各種差別，但全都是爲了表示深奧的法義。

最後作一個歸納，任何本尊的身體都包含從衆生到佛道之間的一切佛法法義，如果你能够明白的話。任何一個本尊身，只要你能夠明白，它都具足了所有的道法。（結束）

〈吳寧強藏譯中，李驊梅、賴美珠、莊繡霞、鄧志浩、佟馥緯、譚凱瑩共同騰寫。〉



回目錄

菩薩莊嚴佛土否

文 / Punyatara

編案：今年（2011 年）三月，宗薩欽哲仁波切在台灣第四次舉辦「佛頂尊勝佛母」法會。一位北京的朋友在經歷諸多障礙之後來到台北，這是他第一次參加「佛頂尊勝佛母」法會，他於感動之中寫下一些體悟。

此次能夠如期前往台北參加宗薩欽哲仁波切主持的佛頂尊勝佛母法會，其過程說起來就有點戲劇性。整個過程裏，我始終記得仁波切說的那句話：「DON' T WORRY! RELAX!」所以我堅定地相信我可以前往。而在其中，有非常多的人在幫忙，我相信這是上師的開示：沒有眾生的成全，我一無所有。當 3 月 5 日晚，我和朋友坐在濟南路東雅小築溫暖的燈光下，吃著美味的豆干和糙米飯時，一切都恍然如夢。我由衷地感恩上師三寶的加持，也再次體會到願力成就一切。

和某位師兄談到這段經歷時，她說，你這是在講神通。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聽到「加持」兩個字時，非常容易聯想到向一個神明祈求一種超能力或神蹟。如果這樣去向上師三寶祈請，如果超能力或神蹟不出現，常常就會成為對上師三寶喪失信心的起因。其實諸佛偉大的願力一直都在，加持也從來都在；秉持著諸佛菩薩傳承的上師以各種方式在實踐著諸佛的誓言：令眾生成佛。可是這個「成」如仁波切所說，不是你知道生日禮物盒子裏包的是什麼，或者看懸疑片的開頭就知道結尾。上師一直在向我們介紹心性，他讓我們試圖去瞭解並且真的能夠相信我們都具有佛性，而且自性圓滿。上師的加持就是讓我們有瞭解這個心性的可能，那不是神蹟，而是打開、照亮，然後我們可能會知道一點點自性中所具有的。只是大多數時候因為功德不足，上師介紹了那麼多次，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在告訴我們什麼。

由於一直都不知道能不能拿到赴台證，所以也不敢訂天母中心的房間，到我給負責訂房的和惠打電話時，她告訴我還有最後一個房間。當我拖著行李進到房間裏時，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3 月 6 日，一進法會現場，感覺非常震撼——莊嚴，美麗，又清新現代。我們都懷著美好的期待面見諸佛，希望他能告訴我們如何離苦得樂，而佛陀又告訴我們，我們的自性都是佛，他還告訴我們唯心所現、唯識所變。眼前的這一切是眾多菩薩的心性所化吧——

那麼多台灣師兄將他們心中對莊嚴剎土的期許化現成眼前這一切，其間的付出在我看來就是菩提心的花朵。

仁波切說，每次他讀到《金剛經》裏的那句「菩薩莊嚴佛土否？」都會非常感動，覺得非常美。當初我聽到這段開示時，一直都不能瞭解仁波切為什麼會用「美」來形容；置身於佛頂尊勝佛母法會的現場，我突然有所體會，當諸天菩薩以美好的心性供養諸佛，佛土是何等美麗呀！如果我們真的想成為菩薩，我們就要有一顆極其美麗的心，惟其如此，我們才會成就淨土。淨土不在搭乘太空船飛上十萬光年的某個星球上，當眾生集聚無量功德時，淨土即在眼前當下。

仁波切依舊莊嚴而又親和，在做了簡單的開場白之後，全場五百多人就開始修法。法會包含念誦、繞行壇城兩項主要的修行，期間還有放茶等集聚資糧的方便修法。法會結束後，大家一起清潔會場、更換供品，這也是修六度的美好道場——付出勞動是佈施度，認真嚴謹是持戒度，大家密切合作互敬互諒是忍辱度，堅持做到底是禪定度，不貪著功德是涅槃度。每天七千份供品都要全部更換，而且每一份花都要精心選配，每一杯水都要確保絕對乾淨，每一杯米都會被仔細揀擇，不能有沙粒或藏紅花水的污染，而且擺放時必須順時針行動……

每一天，仁波切都給我們授八關齋戒，持戒所得到的護佑讓我更深切地體會佛陀制戒的慈悲——在我們真正覺悟之前，因為無始以來的習氣，我們幾乎一直都會做出傷害眾生的事情，而持戒是唯一保護尚未覺悟的我們不造諸惡的方法。仁波切在舉辦這樣一個為眾生淨除罪障、集聚資糧的法會上指引我們以戒為師，就是在告訴我們，如果你真的想淨除罪障集聚資糧，一定先從持戒開始。

我在法會開始的第二天放茶時，寫的其中一項回向是祈願所有眾生都能往生淨土，後來聽到其他師兄也有很多類似的回向。慈悲的仁波切在法會進行到第四天時加了一場超度，仁波切說：「那些你們寫了他們名字的眾生都和你們有著甚深的因緣，所以他們會模仿你們，現在你們代表他們向諸佛頂禮，他們會跟著你們一起做。」聽到這段開示，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奪眶而出。我們和眾生從來都是一不是二，可是我們的分別心讓我們做了那麼多撕裂這份紐帶的事情！仁波切的這段開示也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我的生命于眾生更深刻的意義——我真的修行，眾生就會模仿，這是我們能為眾生做的真正有價值的付出。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念誦後，仁波切沒有燒掉那些寫有亡靈名字的紙條，他說：「在欽哲傳承裏，超度要做三次，而且所有用來做超度的供養不會用於其他事情上。接下來，這些眾生的業力就由我和僧眾們來承擔。」我的眼淚更多了。我不是一個輕易流眼淚的人，但當聽到仁波切這樣說時，我再一次體會到諸佛的願力何其宏大！在做「自他相換」時，

我常常會害怕，會想我真的擔得起眾生的業力嗎？仁波切在示現給我看，一位菩薩的承擔不是像洗衣服一樣把眾生的染汙都淨除；如果是那樣，諸佛早就可以把眾生的業力全部消解，眾生剎那就都成佛了，可是因果不虛，各人承擔各人的業力，無從轉嫁。但諸佛所立下的大願是：只要眾生因為造業使自己不能解脫，佛菩薩就承諾會一直來引導我們直到我們解脫。仁波切承擔的是諸佛的責任，他對我們和對我們希望祝福的那些亡靈都許下了諾言，不捨不棄，我們在哪裏受苦，他就在那裏付出，他一直陪伴著我們走向解脫。相較這份勇敢，我知道我還是一個非常膽怯的人。

3 月 11 日，這一天早晨，仁波切作了關於如何積累福德的開示。

當天下午，仁波切讓念誦停了下來，告訴我們日本剛剛發生了大地震和海嘯，讓我們全體改念度母心咒和蓮師心咒，為眾生祈福。仁波切開示說：「今天傍晚海嘯的餘波可能會到台灣，無論我們未來經歷什麼，都要把它們當做修行的因緣。」仁波切還說：「對比我們窮的人生起救濟的心會相對容易一些，但對比我們富有的人生起救濟的心就會比較困難。但我們還是要讓自己儘量去生起。」那天下午，全場念誦度母心咒、蓮師心咒和佛頂尊勝佛母心咒時，一下子提升了非常大的能量，真摯而感人。

3 月 12 日上午，仁波切在中場休息時說，再回座時會給我們授佛頂尊勝佛母的灌頂。這真是一個意外驚喜，本來以為第一天沒授灌頂，就沒有了。仁波切總是讓我們體會思維定勢有多大的局限性。

美是如此豐富，只要我們不設定非得有一種樣式！當法會即將結束，向諸佛菩薩獻供美妙音樂時，仁波切請來的德國女高音總共獻唱了五首詠歎調和小夜曲。當她最後唱到，「我就要走了，不要悲傷，但要記得我」，我又幾乎流淚了。因緣讓我們相聚，也會讓我們離別。感謝無常，我們不會永遠分離，遲早我們還會重逢；感謝無常，讓我們分離，以使我們瞭解能夠相聚是多麼稀有，一定要好好珍惜！

那天中午，我們三十多位女義工（被鮮花小組的組長命名為「天女」，我很喜歡這個象徵）掰散了 4000 枝玫瑰的花瓣，那天下午在法會結束之際，七色花瓣在全場拋撒。佛經結尾時總是講雨天曼陀羅華，那一刻，我真的相信我撒出去的花瓣都會飄向諸佛的心間，而花瓣所落之處，也會令觸及它們的眾生得到祝福。

這一次法會共圓滿了十萬遍咒，繞行了六萬遍壇城。上師以此方式示現給我們什麼是菩薩莊嚴佛土，也因為他無量的功德，使我們一瞥心性中那份純淨的美好。我和小瑜會長道別時說，這是我參加過的最美的法會，感恩各位師兄卓越的創造力和美麗的用心！

烏師尼夏維加耶，佛頂尊勝佛母！祈請您護持仁波切的事業，並讓我們美好的心願可以成就無量莊嚴佛土！



❧ 回目錄 ❧

琴恩·史密斯 Gene Smith (1936-2010)

編按：琴恩·史密斯於去年年底(2010 年 12 月 6 日)逝世。他是「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TBRC)」的創始人，該中心是欽哲基金會長期贊助的佛法機構之一。去世之前，琴恩也參與了「八萬四千·佛典傳譯」計畫。以下兩篇紀念琴恩·史密斯的文章節錄自欽哲基金會網站 <http://www.khyentsefoundation.org/chinese/>。

宗薩欽哲仁波切的話

佛法的存廢取決於遠見、勇氣、決心以及佛法護持者們的力量。

我們在歷史中見證到，經常總是有名不見經傳的人在服務及保護佛法。如果我們回顧琴恩·史密斯所做的，他無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總是這樣說，琴恩·史密斯為佛法做了這麼多，他的所作所為比許多當代的祖古和喇嘛們更無私。我相信時間會證明我的評價並不誇張。

甚至在高齡及身體衰弱的情況下，他依然堅持參加最近一次的「佛典傳譯計畫」會議，這本身就值得作為典範，彰顯他如何的奉獻自己來服務釋迦牟尼佛。

琴恩·史密斯的逝去對整個佛法是莫大的損失，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如此。他對我及我的所有事業，比如「欽哲基金會」，一直以來都是一種鼓舞。讓我們以承續他的工作與願景來緬懷他。

我還祈願，琴恩·史密斯的兩位主要上師，怙主頂果欽哲仁波切及德松仁波切的願望在未來能夠實現。(寫於尼泊爾帕平閉關之中，2010 年 12 月 19 日。)

宗薩欽哲仁波切 談 佛教大護法系列之九

琴恩·史密斯與 TBRC(西藏佛教資源中心)

自從 1959 年西藏事件之後，無數西藏文獻散佚各處。當有人問琴恩·史密斯(E. Gene Smith)，他是如何獨力找回這麼多失落的文獻時，他總是簡短地回答：「我想大概是業力使然吧！」這並不是因為他拙於言辭（事實上他經常會說一些奇妙的故事），而是琴恩的心力完全聚焦在一件事上，那就是完整保存西藏的宗教文獻。琴恩的看法是，這些文獻應該好好被保存下來，而且在世界上無論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取得這些資料。

業力也許可以簡單地解釋琴恩是如何成為這龐大事業的掌舵人，但一窺他多采多姿的歷練，才知道那是一篇多麼令人動容的故事。

琴恩在 1960 年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研究藏文，部份原因是因為當年在美國學習少數民族語言的學生可以免服軍役。當時尊貴的德松仁波切和八位喇嘛得到洛克斐洛基金會的贊助，常駐西雅圖，琴恩也因此在那裡遇到了這位上師。琴恩一開始是從學者的角度對佛法產生興趣，但上師善巧地引領他漸漸進入實修。1964 年，琴恩 28 歲，拿到博士學位之後，他遵循德松仁波切的建議前往印度，看看是否能為西藏人重拾支離破碎的文化盡一份心力。

在印度的時候，琴恩追隨許多藏傳佛教大師，包括洛桑倫拓格西、竹巴圖塞仁波切、諾陽堪布以及頂果欽哲仁波切。他在亞洲各地不停穿梭旅行，1968 年受聘到美國國會圖書館駐新德里辦事處工作。當時美國政府正在推動 480 公法，這是一項食物援助方案，目的在鼓勵開發中國家以當地貨幣購買美國剩餘的小麥和其他農產品，然後將獲利注入當地政府的文化及科學發展計劃，以幫助這些國家。

最近在紐約的魯賓藝術博物館一場向琴恩表示敬意的義賣會中，琴恩提到當年這筆經費的分配是多麼毫無章法，他這樣說：「我們可以用那些錢買任何東西，甚至想買割草機都可以。」

然而琴恩和他的同事非但沒有這麼做，他們反而拿這筆經費來印製藏傳佛教中五大傳承的教典。

這些稀有而且重要的典籍是流亡者從西藏偷偷帶出來的，而琴恩早在亞洲旅行時就確定這些文獻的珍貴性。這些木刻版及手抄本的經書大多已經毀損而且字跡模糊。他們將複印本送到美加等北美地區包括哈佛大學及華盛頓大學等二十多所大學中收藏。同時他們也把這些典籍提供予西藏的僧眾。

據了解，從 480 公法方案總共取得約 8000 部典籍。大陸改革開放以後，更多佛教經典在中國出現，琴恩於是透過關係買回這些經書。目前他是世界上收藏最多西藏文獻的專家。

對那些從西藏偷偷帶出手抄本的流亡難民來說，琴恩以西方的價錢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買下這些典籍，大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活。對西藏的出版商來說，營收的錢讓他們得到印製更多經書的經費。琴恩的採購促使數以百計的作品得以印製，讓西藏的學者、修行者還有圖書館以能夠負擔的費用獲得這些典籍。

琴恩的貢獻並不止於複印及保存這些無價之寶（許多經書僅存孤本），並將之送回美國而已，他還將他的筆記一并送回去。他在每一部手抄本上的註解，為努力想學習佛法的西方學者提供歷史、宗教與文化上的背景。多年來，琴恩在新德里的家就是學者活動中心。他家滿牆書架上排放了幾千本藏文書籍。到訪的喇嘛、學者、和修行人絡繹不絕，大家對他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從大量書堆中找到毫不起眼的一本書的本領讚嘆不已。

1997 年，琴恩從國會圖書館的工作崗位上退休。1999 年 12 月，他和一群朋友在美國麻省劍橋市設立了「西藏佛教資源中心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BRC)」，目的是將他的一萬二千餘部典藏文獻數位化。在 2002 年的一次訪談中，琴恩談到 TBRC 時說：「我們努力的方向是儘量使學者、傳承持有者還有翻譯者，用最簡單的方法運用這些書。目前，作藏學研究可說純靠奇緣運氣。」

2002 年，TBRC 的辦公室遷移到紐約的魯賓藝術博物館。目前的工作是將數位圖書館放在可攜式硬碟上，並且送到印度、西藏、尼泊爾及不丹等地的寺院，藉此擴大圖書館的規模。他們也正在建立百科全書式的資料庫，做為 TBRC 大量西藏文獻的導航庫。此外，他們也是一個藏學研究中心。

以往每當宗薩欽哲仁波切在欽哲基金會會議中介紹琴恩時，他總是特別強調琴恩是當代最重要的菩薩之一。仁波切說：「他多麼偉大，有了他所建立的數位圖書館，從此不論是天災人禍、政治或經濟的災害，都無法摧毀這些珍貴的佛教典籍。」

2007 年夏天在溫哥華舉辦的寶性論課程中，與會聽眾自動起立為琴恩鼓掌喝采，如雷的掌聲不斷在禮堂中迴響，大家對琴恩所做的一切充分表達了感激之意。琴恩也一如往常輕輕地微笑，謙遜地接受眾人的致謝。



回目錄

【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

「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計畫長遠而偉大，下輩子我還要走下去。」

——宗薩欽哲仁波切

佛陀言教包含宇宙真理實相，以及諸多超越世間痛苦的方法。

許多紀錄佛陀言教的早期梵文文本，在印度的歷史動盪之中散佚，所幸這些文本及早被翻譯成中文和藏文，而得以留存於後世。其中，以藏文收錄佛陀法語的《甘珠爾》及諸大師論著的《丹珠爾》，在現代社會的思潮演變及壓力下，又再度面臨失傳的危機。

目前，只有不到 5% 的佛教藏文典籍被譯成現代語言，而那些經過嚴格的傳統訓練與學習，又能夠精確詮釋這些經典的譯師學者已寥寥無幾。因此，在這些智慧寶典的豐富內涵盡失之前，我們亟需聚集協調各方人才——譯者、導師、學者以及智慧追尋者——來揭開它們蘊涵的深意，並與全世界共享此智慧瑰寶。

2009 年 3 月，宗薩欽哲仁波切和欽哲基金會在印度比爾的鹿野苑主辦了一次佛法翻譯大會。有五十多位世界頂級的譯者和七位備受尊崇的藏傳佛教導師，一同討論並促成本計畫。與會者都發願，將以個人和集體的共同努力來實現【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的願景。

願景與目標：

5 年內 翻譯並出版《甘珠爾》與《丹珠爾》部份經卷，建立長期願景所需的基礎與資源。

25 年內 翻譯並廣泛分享《甘珠爾》全集與《丹珠爾》相關經卷。

100 年內 讓全球共用譯成現代語言的佛教經典古籍。

【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的第一步「一頁甘珠爾」

翻譯佛陀教言《甘珠爾》，總數 70,000 頁。爲了將 70,000 頁《甘珠爾》經典翻譯成英文，我們發起贊助『一頁甘珠爾』的活動。僅需 250 美元，或在一年內每月捐款 21 美元，您就能贊助一頁《甘珠爾》的翻譯！

【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目前暫時隸屬「欽哲基金會」，並期待在 2016 年前發展爲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想知道更多關於本計畫及推動進程，請瀏覽我們的網站並歡迎與我們聯絡。

官方網站 <http://www.84000.co>

台灣代表 馮燕南
jain@84000.co
0939643158



❧ 回目錄 ❧

《柔和聲》出刊方式改變

親愛的朋友：

感謝您多年來對《柔和聲》法訊的支持與協助！

由於稿源不穩，且宗薩欽哲仁波切近幾年的教授多數為時較長、內容較多，以致無法一次完整地刊載於《柔和聲》上；因此從下一期開始，《柔和聲》將改變出刊方式。

為了讓您完整地閱讀欽哲仁波切或其他老師們的開示，每當有一篇或兩篇文稿翻譯或整理出來，或有重要訊息需要傳達，就會出版《柔和聲》；因此，出刊的時間將不固定。

此外，為落實環保，我們將以上網閱讀取代紙本《柔和聲》。因此，除非您回函告知希望收到紙本《柔和聲》，否則我們將以電子郵件通知您網路版《柔和聲》的出刊訊息。

所以若您尚未登錄「欽哲壇城中文郵寄名單」，請儘快至本願會中文網站登錄：<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若您不方便上網登錄，或者希望繼續收到紙本《柔和聲》，請填妥以下資料，並將此頁裁下郵寄給我們。若您的資料未登錄在「欽哲壇城中文郵寄名單」，也沒有回函告知希望收到紙本《柔和聲》，您將收不到有關《柔和聲》的出刊訊息。造成您任何不便，尚請涵諒。

願您吉祥如意！

請依您的需求，勾選下列項目。

我不方便上網，請代為登錄以下個人資料

我希望收到紙本《柔和聲》

收件人：_____

郵寄地址：_____

聯絡電話：(公) _____ 轉分機 _____ (家) _____

(手機) _____

電子信箱：_____

🌀 回目錄 🌀